云边路

屋顶

甫跃辉

屋顶是全世界的中心。每次站在老家屋顶，这种感觉便自心头油然而生。

最好是早上，一人独自上楼。登上一级一级楼梯，上到二楼顶上，拉开一扇小铁门，眼前豁然明朗，是一座亭子，飞檐翘角，六根柱子，柱子间放置着靠背长椅，椅子中间，一张水磨石方桌。脚下有曲折的小道可通往亭子，小道底下是空的，亭子底下也是空的。这片区域，是两间房的屋顶，大部分被辟作鱼塘，大小鱼儿游来游去，见到人来，倏地就钻进亭子或小道底，看不见了。鱼塘边上，还有一圈菜地，种着薄荷，还种着玉米和白菜、蒜苗等应季蔬菜。在亭子里坐了，四面看看，南边西边北边的大山、人家、道路、田亩，各各可以收入眼底。

但还不会觉得，这是世界的中心。

最好继续上楼。从亭子东边，攀上一架银白油漆的铁质梯子，一级一级的台阶是钢筋焊接的，踩上去微微闪动。两侧扶手凉冰冰的，窸窸窣窣声响，是许多藤蔓的叶子和花朵触到手上来了，分叉的绿叶，喇叭状的紫色花朵，是五爪金龙——因是早上，大部分花朵还束着口子，犹如一张张缄默的嘴。穿过藤蔓夹峙的楼梯，眼前便是三楼顶，也就是整栋房子的最高处了。

豁！不由得长长舒出一口气。

四四方方的屋顶上，橘子红了，柠檬黄了，枇杷正开着细碎的白花。

东西南北，四面的大山、村落、田亩，道路，花木，凌乱又整饬，寂静又热闹，像是用细细的铅笔描画在大地平坦的书页之上。一种万物扑面而来的感觉，一种想要拥抱的感觉，一种万物皆备于我、我即是万物的感觉。必得深吸一口气，冷冽的空气由鼻孔进入，径入心脾，再缓缓呼出，将脏腑里储存了一夜的腌臜浊气霎时涤尽了，顿觉神清气爽。四面看看，到处雾蒙蒙的。这时候的雾，和阴天的不同，更与雾霾天的不同，是一种朦朦胧胧，犹似隔着一层毛玻璃的雾。雾让什么都变得不确定了，同时让某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变得更确定了，仿佛那雾气的颗粒浮荡着，每一颗粒都在闪烁着明艳的光芒。

太阳刚刚升起，悠悠地悬在背后山顶，被朦胧雾气遮掩着，红红的亮亮的一小团，淡淡洇开，仿若一点朱砂落在素白宣纸上。忍不住要瞥一眼，光径直注入眼中，明丽，温柔，宁静，犹如汩汩的水流。但不可久视。匆匆转过脸去，一瞬间，耀眼过后是深沉的黑暗。眼前昏昏，闭眼站一会儿，感觉四面都有风吹来。

再次睁眼，目光落在背后山顶的大松树上。这树真大，微微欹斜，好似整座山只有这一棵树，只有这一棵树，才让这山成为山。大松树四周都是低矮的灌木和更加低矮的坟头，埋着我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有黑黑的鸟在朝暾里盘旋，是小鹞鹰？是乌鸦？难以辨识。

冬天还没走远，很多花已经开了：半坡一户人家，门口一棵几十年寿岁的大李树，繁琐的枝叶被删繁就简，饶是如此，粗壮主干上，点点白花仍分外清丽；再往西不远处的竹林边，紧挨着悬崖处，一树桃花朝虚空匍匐，鲜红得毅然决然，疏落枝杈间，似可见斑斑瓣瓣飘落；再看那层层叠叠的山地间，一丛丛千里光开着鲜丽的黄花，细碎，蓬勃，和整齐划一的油菜花遥相呼应。

且继续顺时针往右边看，山脚下是半隐半现在雾气里的几座老屋顶和汉村寺，更远处是几乎全然隐没在雾气里的县城。再转动视线，村落忽地散开，露出大片田地，有小麦，有蒜苗，有果园，有油菜，还有花叶尽枯的藕田，绿的绿，黄的黄，透明里则映着天空，盛满肆无忌惮的蓝。继续往右转，西山如带，横在眼前，山里也有村落，当我望去，不知是否也有一人朝这儿望来？这默无声息的视线交接处，是东西窄南北宽的大片坝子。再转动视线呢？看到北边了，在坝子中央，一带凸起的团团簇簇的树木，是官市河沿岸的桉树，也有几十年寿岁了吧？官市河往东，到山脚就是东山寺了。东山寺被许多油菜花田簇拥着，像是一大块金黄蛋糕中点缀的的小小绿意，阒寂又幽邃。再往右转，就看到东山了，山脚一条带子，是头两年新修的高速公路，高架连着隧道，隧道连着高架，高架底下，由细脚伶仃的水泥柱支撑着。高速公路和我相距不过三四百米，这中间囊括的，便全是汉村的鸡鸣狗吠和生老病死了。

一户一户，多是钢筋混凝土盖成的新屋，白色的墙，在晨光里分外洁净。这不再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那个土墙黑瓦的村子了。但各家各户的位置，道路的位置，并没很大变化。目光收回到近前，有一座破败的院子，是小学同学家。当然，她家好多年前就搬到村口，重新盖房了。这院子早荒废了，瓦屋顶有好几个大洞，想必楼板早被洞口漏进的雨水泡糟了。房前屋后的草木失去人的节制，是长得越发葳蕤了。记得有一年春天，我看到院里一棵桃树开得繁盛，还走进去看过。这会儿，有几个男人走进院子。听说是附近地里干活的人租了这院子暂住。前几天晚上我从门口路过，看到黢黑的院子里燃着一簇火，似蛇的舌头舔着黝黑锅底。那些烤火的人，应该就是他们了。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所房子的前世今生？

这院子靠东那屋的二楼，我和几个小学同学曾上去过，摆放着纸人纸马，纸张鲜艳，红黄蓝绿，是供给死者驱使的物件。还有一些纸人纸马露着竹编的骨架，似在阴阳两界间泅渡。那是多少年前的黄昏了？我们一溜烟往下跑，惊惶的脚步声永远遗落在那楼上了。那楼上此刻应当尘灰堆积，脚步声拓下的印子依稀可辨。

这院子后，原本还有大片异常浓密的竹林，竹林里鸟声如繁星闪烁。竹林边有三五株棕榈，叶片悬垂，芯子里吊着昏睡的蝙蝠……白天想办法爬上去，忽地伸手，抓住了，攥在手心，立马听到吱吱吱尖叫，暖热的小心脏砰砰砰跳……现在是都没有了，竹林早已伐尽，棕榈树也已不知所踪。

土地一眼望得到头，种着芭蕉，种着牛草，种着扁豆，种着青菜。没什么秘密了，也就没什么恐惧了。一切都在太阳底下袒露着。

自然还有更多声音。要看见，须得睁开眼睛认真去看。要听见，大可不必竖起耳朵，只要静下心来，听——

不远处的汉村寺一直在播佛教音乐，齐豫的声音，色不异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山坡上那户人家有公鸡在啼鸣，燕子、白鹡鸰、麻雀和鸽子等飞来飞去唧唧啾啾，大松树上盘旋几只鸟，是乌鸦无疑了，不时传来一两声哑哑的啊啊声。不知谁家养的牛在哞哞叫唤，猪也在叫唤，鹅也在叫唤，小狗也在叫唤，有人家打开机器切割牛草，当当当当当当，钢铁啮咬植物的声音突兀又强硬，幸好很快安静了。又听见走街串巷的小贩开着面包车叫卖着经过，卖红豆黄豆土豆蚕豆，卖粑粑锤粑粑丝豆粉米线，卖鹅蛋鸡蛋鸭蛋渍鸭蛋……声音拖得长长的，缎带似的铺满曲里拐弯的村道。偶尔还听到汽车喇叭声，偶尔听到三轮车拉着刚割下的青草咣当咣当响着驶过，偶尔听到人和人在路上相遇了，站下来说几句话，话还没说完，两人已经背对着背走远了……只要静下心来听，还有更多声音。

不免想一想，翻过西山，山那边就是怒江了。但站在屋顶上，怒江听不见，也看不见。即便如此，我仍然知道，一条大江在那儿流动着，昼夜不息。

渐渐的，我发现有一些东西在某个地方隐藏着了。

旧时的一片瓦屋顶上，旧时的一朵云飘过来了；旧时的枇杷树桃树石榴树番石榴树银桦树苦楝树，仍在房前屋后开花仍在结果；旧时的一条土路上，旧时的一些老人小孩男人女人，仍在旧时光里慢吞吞地走着。它们和他们，存在过，便永远在那儿了。哪怕我此时听不见，也看不见。

一个人站在屋顶，看不见的、听不见的，比看见的、听见的给予他更多。

2023年3月20日21:37:45

一个双向害怕的故事

林语尘

我在阳台养了一只蜘蛛。

这是一个高楼层有纱窗的封闭阳台，潮湿盆土中滋生的小黑飞（长10个像素、宽5个像素）就是极限了，很难出现比它们更大的虫子。但有一天，我在阳台擦地，突然瞥见一粒猫砂大小的浅色影子，飞速捯饬着几条腿，从一个花盆阴影溜进了另一个花盆的阴影里。

我的雷达嗡嗡作响，伸出两个手指尖，颤抖着把花盆拖开一看——果然！是我最害怕的动物：一个小蜘蛛。

说来也好笑，我有点混不吝，蜥蜴、蛇、鼠甚至蟑螂……这些很多人害怕的东西，都敢碰敢摸，却唯独怕蜘蛛。

这源自童年阴影。吾乡福建物华天宝，盛产大蜘蛛，山林间随处可见张着巨网的络新妇，更震撼人心的，是足不出户也会遇到的白额高脚蛛。

高脚蛛那长相，实在不讨喜。即便如今我的审美已足够“宽容”，能从很多不受欢迎的动物身上找出萌点，想夸它一句，依旧张不开嘴。您瞧：个头足有巴掌大，身躯却干瘪瘪的，八条长腿撇得很开，显得瘦骨嶙峋又张牙舞爪。花色也显脏，灰底带黑斑，有的背上还长一块“八”字形黑纹，乍一看像骷髅黑洞洞的眼眶。哪怕今天不少人拿蜘蛛当异宠，也是养胖乎乎、毛绒绒的捕鸟蛛，它这样式儿的，没几个人愿意捧在手里。

我闽“门内有虫”，最要命的就是在阴暗潮湿的老宅子里上厕所——常常把门一关，就跟门背后碗大一只白额高脚蛛脸贴脸。而且大人都说这种蜘蛛会“撒尿”，尿液一沾身，皮肤就要溃烂的。这其实是将隐翅虫造的孽张冠李戴，但儿时不懂，被虚实结合地吓唬了很多年，一见白额高脚蛛，鸡皮疙瘩就集体起立，见到其他蜘蛛也发毛。

但在滚滚如雷的畏惧之中，却也曾有过一段微风般柔和的插曲。

八九岁时，住的房子有一面正对田野的蓝色玻璃窗。不知哪一天，忽然来了一个食指肚儿大小、腹部浑圆的蜘蛛，在窗外织起了网。

隔着玻璃，这蜘蛛对我来说，也就相当于动物园的猛兽——没有实际威胁。而且那时候，我正好读了童话《夏洛的网》，讲的是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的友谊。机智的夏洛连夜在蛛网上织出“好猪！”的文字，拯救了即将被屠宰的小猪。这让我对蜘蛛好感激增，会悄悄蹲在窗下，看我的“夏洛”。

那蜘蛛大腹便便，好像能把自己的丝坠断，结起网来，像糙汉织毛衣，既有跟外形格格不入的灵巧，又在熟练中略带笨拙。它先就着窗框的直角拉出几道斜线，完成网的外框架，然后开始构建从网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经线。这部分工作进展缓慢，我看了个开头，就失去耐心跑了。

等我再去看它，蛛网已经完成大半，“夏洛”正在网上顺时针跑圈，由外向内，一圈圈结起纬线。随着圈子收小，它好像把自己转晕了，几次差点没挂住掉下来。我协调性很差，体育课跑圈，总在转弯时摔跤，见它手忙脚乱找平衡，便忽觉有了共同语言。

这蜘蛛在窗外一住数月，网上常有新鲜飞虫。忽有一天，蛛网一角多了个圆圆白白的丝囊。平时对待猎物，它只会随意用丝缠缚几圈，这丝囊却裹得密不透风，无端透露出郑重。《夏洛的网》后半截，讲的就是夏洛在自己生命终结时，将卵囊中的孩子们托付给小猪朋友。我无师自通地意识到，窗外这只蜘蛛用丝囊精心保护的，可能正是它的孩子。

在童话的最后，夏洛去世后的春天，伤心的威尔伯迎来了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小蜘蛛们，目送它们乘风远去、奔向更广阔的世界。我已单方面地将窗外的夏洛当成朋友，就像威尔伯一样期待着那枚丝囊孵化，想象着小蜘蛛们用最初的丝线放飞自己，自由地去往碧绿田野。

然而在一个放学回家的傍晚，我愕然发现，父母难得抽空给家里大扫除，窗外的蛛网已被杀虫剂和扫帚双管齐下，清理得干干净净。蔚蓝的玻璃外，只剩下蔚蓝的天空，和小蜘蛛们永远不能抵达的田野了。

当时我的嚎啕大哭把父母吓了一大跳。他们知道我害怕蜘蛛，本是出于关爱才清扫蛛网，因此对我的突然转性，感到十分错愕。

或许人的天性，本就是与自然相洽的。人之初，对其他任何生命，都只有好奇亲近，而没有恐惧或厌恶。这种原始的亲切感，就像生命原野上最初的草，后来所受的教育、来自长辈或社会环境的劝导，会将荒地变成春种秋收的沃土，栽下有用的粮食蔬菜，但很多野草也就在这过程中，成了无用甚至有害之物，被刀耕火种逐渐去除。

可是野草的根系仍在。一个童话故事，一张美丽的自然照片，或是谁的一段讲述，这些小小契机，都是润物细雨，说不定何时何地，就会让它再度冒出小芽。

它不一定能长成什么气候，或许就像我和窗外的夏洛那样无果而终，但总会为生命原野添一点新鲜的绿。

在这段小小插曲之后，我对蜘蛛的感情，又逐渐回归了恐惧的主旋律——用短暂的寄托对抗长期的害怕，就像“沉默螺旋”，声音小的那边只会渐渐消隐。二十多年后，当我在阳台遭遇这位“新的夏洛”，已经唤不起当年嚎啕大哭的心情，只感到熟悉的头皮发麻。

作为一个体型万倍于它的庞然巨物，我虽然怕，还是有一拖鞋拍扁它这个选项的。所以小蜘蛛看起来比我更怕——太小了，我也看不清它的眼神，但缩在阴影里一动不动这个肢体语言世界通用。

我犹豫了十秒钟，想着，它这么小，阳台这么大，以后也未必能时常见面，算了吧，怪可怜的。我把花盆挪回去，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几天后，我在阳台角落的一盆玉树上发现一簇弱小的蛛网，知道那小家伙落户了。因为怕，我也没专门去看，反正玉树不用经常浇水，租给它住，能帮我抓抓小黑飞也不错。

没想到租户很能折腾，十天后，蛛网覆盖整棵玉树，又违章搭建到旁边的天竺葵上。我借着喷壶浇水，把绵延较远的网拆了，蜘蛛却勤快，两天不见又搭了起来，这回范围更广，牵连更远。不知这蜘蛛是什么种类，蛛网与曾经窗外那只很不同，看不出明显的经纬结构，只是白蒙蒙一片，蚊帐一般笼在植物上。

不行，得拆。

想象一下吧，我，一个害怕蜘蛛的人，举着一片枯叶，先确认蛛网可见范围内没有蜘蛛身影，并礼貌地在网上敲了好几下门——意思是我要拆房了，您躲好别出门吓我。然后，像卷棉花糖一样，迅雷不及掩耳地把连在其他植物上的蛛网全卷到枯叶上，“嗖”一下丢进垃圾桶……多拿这玩意儿一秒都烫手。

终于只剩下玉树还被蛛网笼罩——玉树叶子一层层，对蜘蛛来说是很好的建筑结构，它只要用网稍微封一下外侧，就是多层落地窗小别墅。

我颤巍巍地端起玉树花盆，转着圈观察：显然，有两层已经被它当厨房了，堆了好多小黑飞尸体，都用蛛丝缠裹着卷在网上。有一层可能是更衣室，悬着蜘蛛蜕下的皮。

从养花的角度说，玉树被缠得太难看了……我拿枯叶扫了扫，清理了一部分虫尸残蜕，像个租客埋汰的倒霉房东，不得不承担起额外的保洁工作。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片狼藉正是蜘蛛所付的租金——它在角落里默默贡献了相当于两三片黄板的杀虫量。

清扫的时候，我猝不及防地跟蜘蛛打了照面。它就藏在玉树两层叶片之间，犹抱蛛网半遮面，身体原来是浅浅的灰红色，腹部尖尖的，修长的腿有点半透明。

它的体型已经比初见面时大了一圈，但依然吓得一动不动，对我强拆它房子的行为敢怒而不敢言，甚至在我扫到附近时，无奈地缩了一下腿。

这动作忽然看得我有点内疚。人没犯我，既不像蚊子吸我血，也不像其他虫子危害我花，仅仅是借地方吃口饭（甚至算得上帮忙），如果只因为我的恐惧就要伤害它，也怪对不起人家的。

我把花盆放了回去。算了，怪可怜的。爱织网就织吧，哪天我要实在忍不了，就端着花盆把你放生到楼下去。

2023年5月19日

笔会

鹦鹉戏蝶图

（国画）

张大壮

选自上海中国画院“总知春烂漫”特展

“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

夹在三国首都之间的它，与我有一场迟到十年的约会

叶克飞

四月下旬的一天，驾车驶入莫雄马扎尔古堡，第一印象就极佳。教堂、民宅和商业建筑错落而立，花园与绿地穿插其间。虽然没有特别抢眼的建筑，但胜在雅致廓落。

走出停车场，眼前是个街心花园，几条道路在此交汇。花园的草地与花圃修剪整齐，中间竖着一座白色方尖碑，上有“1914-1918”字样，显然是一战纪念碑。

花园四周建筑多半体量不小，年代不同，兼容各种风格，各具美感。不过我多少有点茫然，不知从何处走起，因为这是一座在中文网络仅有数十字资料的城市。

莫雄马扎尔古堡并非一座古堡，而是城市名字。网络上仅有的资料写道：“莫雄马扎尔古堡（Mosonmagyaróvár）是匈牙利的一座城市，距离奥地利和斯洛伐克边境约15公里。这座城市由多瑙河上的莫松和主要陆路贸易路线上的马格亚罗瓦尔两个前城镇组成。”

之所以要探访它，是因为我心有执念。十年前，我第一次前往匈牙利旅行，做行程计划时，其中一天是从布达佩斯前往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我的习惯是在两个重要旅行点中添加一到两个途经点，一是因为不知名小城镇常带给我惊喜，二是便于途中吃饭和补给，万一行程有变，找酒店也方便些。

在地图上寻找途经点时，我第一个看中的便是位于匈牙利西北边境的莫雄马扎尔古堡，只因名字够特别。但因为查不到相关旅行资料，我最终选择了同样位于边境的匈牙利第六大城市杰尔，就此与莫雄马扎尔古堡错过。

十年后，我终于与莫雄马扎尔古堡相见。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150公里，距离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只有不到50公里，距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也只有90公里。在申根区可自由穿行的加持下，这里的居民完全可以在一日内走遍三个首都，早上去布达佩斯吃个早餐喝杯咖啡，中午去布拉迪斯拉发购物，晚上在维也纳看场歌剧再回家。

因为同时得到三大首都经济圈辐射，莫雄马扎尔古堡看起来相当光鲜。它也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因为地处边境，加上匈牙利物价远低于奥地利，也低于布拉迪斯拉发，所以当地以“牙科旅游”著称，每年都有许多欧盟其他国家的民众来到这里，住进各种酒店或度假村，寻求低价但优质的牙科服务。

从停车场旁的街心花园出发，我随意选了一条路。沿途有巴洛克风格、对称式结构的宫殿，造型简洁的白墙灰瓦斜顶建筑，沿溪而建的古堡式宅邸，街角有着椭圆塔楼的船型建筑，近年重新修缮的白墙小教堂……随便一个角落都可以让我驻足。

一条宽阔的步行商业街贯穿老城中心，石子路带着岁月痕迹。前半段的建筑普遍不超过百年，以商店为主，后半段则是典型的中欧大斜顶建筑，外墙五颜六色，以童话感配合一间间咖啡馆和餐厅。

眼前这平静惬意来之不易，莫雄马扎尔古堡曾经历无数动荡。它的人居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当时它是一个驻军碉堡。被古罗马占领后，它逐渐形成市镇，以多瑙河畔的莫松城堡为中心，曾抵御蛮族入侵。

此后，莫松城堡地位越发重要，也从木制城堡逐渐变为石堡，见证欧洲一段段风云。1354年，这一带被授予城市权。尽管有短暂中断，但在莫雄马扎尔古堡持续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仍是哈布斯堡王朝，1529年开始便拥有此地。1763年到1945年间，它更一直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私人领地，即使有拿破仑带来的小插曲——1809年，它曾被拿破仑军队占领。

构成今日莫雄马扎尔古堡的莫松和马格亚罗瓦尔，旧日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奥匈帝国时期，马格亚罗瓦尔发展为工业和贸易城市，莫松则仍然是小商人和牧民的聚居地。1939年，两地合并。

虽然城镇发展方向不同，但合并仍然水到渠成。这多少跟共同信仰有关。16世纪，马丁·路德揭开宗教改革序幕，对抗教皇权威。16世纪中叶，莫松和马格亚罗瓦尔的大多数居民都已皈依新教。

如今步行街的制高点是一座白墙红瓦教堂，建于18世纪中期，内外都是新教的简洁风，并利用街边斜角构造出一个小小广场。种满各色郁金香的花圃位于广场侧面的草地上，与教堂白墙、红瓦和蓝天相衬。

步行街的尽头是一片错落建筑，粗大高耸的烟囱立于其上。这是一处合成丝绸厂的遗址，也是匈牙利第一间合成丝绸工厂，见证当地工业发展。当地的近现代纺织业可以追溯到1776年，一位名叫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女士创办纺织厂，主要加工其庄园出产的羊毛，工厂在19世纪前期结束运营。

工业记忆如今在莫雄马扎尔古堡只会以遗址呈现，真正有生气的是一条条街巷，历史与现实在一栋栋建筑中交汇。我最喜欢的是城堡区，这是一座平地城堡，旧时护城壕沟如今是大片绿地，一道石制长桥劈开绿地通向城堡。

如今所见的城堡始建于13世纪，位于古罗马时代定居点的废墟之上，此后进行多次重建。米白色墙身的城堡呈不规则形状，正门两侧各有一座塔楼，大门前有两座半身雕像，纪念两位大学的学者。

城堡门外有一座石棺，碑上有“1914-1918”字样，纪念一战死难者。与城堡隔石棺相对的是一座“L”形的白墙红瓦斜顶建筑，窗户以长方形为主，也有椭圆形大窗，门和窗棂都是绿色，相当典雅。城堡旁的草地一侧还有一座巴洛克风格建筑，白墙上有金色花纹，山墙上有精美雕刻。这些建筑都是大学的一部分——1818年，玛丽亚·特蕾莎女王的女婿阿尔伯特·卡西米尔亲王在城堡中建立了一所农业高等院校，如今仍是西匈牙利大学的农业和食品工业系所在地。

在城堡中溜达，处处都是绿地，蓝天下极是惬意。壕沟的坡度被充分利用，步道和一张张长凳构成相当曼妙的公共空间。

与城堡相邻的德拉克广场，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莫雄马扎尔古堡的行政中心。广场中央矗立着1744年为纪念圣约翰·内波穆克建立的巴洛克雕像，对称结构的巴洛克风格市政厅与旧时的大公宫殿均位于广场四周。它们当然有着华丽的一面，但我更爱的是它们的古朴安静。

这片街区与我停车的街心花园，由一条长街相连，车来车往相当热闹，但行人却寥寥。街道两侧的建筑承载着不同功能，一侧由德拉克广场延伸而来，建筑体量颇大，另一侧则多是两三层的小巧公寓，偶有人从公寓中走出，见到我这个小城里难得一见的东方面孔，总会微笑点头致意。这座城市没有惊心动魄的历史，没有宏伟教堂和华丽广场，也没有吸引游客的名气，但一路行来的清幽惬意，还有不经意见到的微笑，都让这场迟到十年的约会曼妙无比……